

偵探
小說 海底沉珠

上海 新菴主人 譯

閱者諸君。我若驟然告訴你們。說姓魏名孟德的。便是我。那時恐怕你們個個都要茫然不解。沒有一人能記得我區區這個敝姓賤名的。原來我的執業。乃是倫敦一個私家偵探。當時做偵探的姓名。和如今所說的姓名。是大不相同的。所以怪不得你們記不得了。但是你要到了巴黎。無論你見了那一個。你若問他。說魏孟德是怎麼樣人。他自然會告訴你的。或者他是一個近時的新進。容有不知。那也難說了。倘使你要進一層問他。說魏孟德如今那裏去了。恐怕他們知道的也沒有幾個。其實我和巴黎的警察。還有許多交涉呢。

我在法蘭西政府裏。當了一名偵探長。足足也有到七年功夫。諸公須知當偵探的人。是專門和罪犯做對敵的。譬如打獵一般。一入了圍場。便要往來馳騁。竭力搜捕。再也沒得息肩的日子了。機會倘使遇得好。搜獲的人數也積得多。

從此聲名日隆。就不難成就一位大偵探家。假使遇着了二、三件棘手的事。處置稍稍失當。就不難立時身敗名裂。前功盡棄。我區區之所以不能名成業就。也因爲機會遇得不巧。既有一事失敗。餘事也就不必言了。然而這些事實。外間向來無人知道。不過都是巴黎秘密稽察處。暗中記下的功過而已。我自己心裏對於此事。也絲毫不敢抱怨他們。所以法蘭西政府。把我差使辭去。我想也是極應該的話。雖如此。其實不過專就他們一邊而言。至於在我一邊。亦有不得已之苦衷。所以我今把這件公案。詳細發表出來。在我自己心裏想來。也未嘗不以爲這是極應該的。況且各處所播種種謠言。不一而足。我尤不能不把此案的真相。實說出來。以免以訛傳誤。這就是我提筆伸紙。詳紀此篇的微意。並非爲報怨之故。所以急欲表白。諸公不可誤會。況我先經說過。不敢絲毫怨及他們。更何用借文字來報復呢。還有一說。我自從離了巴黎。到得倫敦。以

來。光景一切都比以前爲勝。交通的機關。也格外廣闊。不比那時侷促一隅了。

而且近來。很也辦過幾件重要案子。幸喜案件得手。頗有功效。甚者。凡有以我爲熟悉巴黎情形的人。所以特把法京重要案件。交給我辦。故此我就在這裏倫敦。設了一處辦公所在。一切較在巴黎自由的多了。閒話休提。言歸正傳。請把數年前。一件全球矚目。法國最重要的案子。爲諸公慢慢道來。

却說。一千八百九十三年。那一年十二個月。法蘭西全國之中。很有太平興盛之象。真可謂之風調雨順。物阜民康。處處皆歌大有。鄉鄉咸慶豐年。全國百姓。熙熙攘攘。好不快樂。

讀者諸君。有讀過當年新聞紙的。諒必還可記得。當在一八九三年。法蘭西政府。無端忽得承受一宗極大遺產。乃屬夢想所不到的。遂使全球各國。聞此異事。禁不得人人欣羨。個個艷稱。至於本國之人。深明此事的原因。知道從前的歷史的。尤其興高彩烈。資爲談助。諸公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情麼。原來法國人。於無意之中。在休蒙宮裏。尋着了一件鑲珍珠嵌金鋼鑽的披肩。裝在一

個匣子裏埋在一堆廢物亂石之下。不知有多少年代。至少恐怕也有到一百年了。若從法國歷史上研究起來。從前有位珠寶大販賣家。姓鮑名滿爾的。曾有一件價值連城的披肩。嵌滿的都是珍珠寶石。他嘗輾轉送進宮去。要賣給法國女皇。項東南 (Antoinette) 陛下。這位女皇。便是法皇路易十六世的皇后。號叫馬利亞 (Maria) 容貌絕美。而素行不正。後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之頃。爲國民所斬。如今尋獲的披肩。是否即鮑氏所售的那件。或係女皇自己遺物。都不可知。以我想來。亦恐未必。而且這件東西。怎麼會鬧到了休蒙故宮 (Chateau de Chantmont) 之中。更是莫明其妙。百思不得其故的了。因爲當時那件披肩。在百年之前。人都以爲早在倫敦。折了開來。其上所有五百餘塊金鋼鑽石。大的小的。也都分散另賣了。當初送進宮去。是由一位伯爵夫人范陸霞。從中介紹的。所以大家都疑心。他也得了許多好處。然而他既然有錢。何以又要離去法國。他住在那裏。難道恐怕敗露出來麼。這都是令人難以索解的。總而言之。人

言是不足信的。果然後來竟因見疑被禁。范氏不堪其辱。就在倫敦客邸墜樓而亡。身後異常蕭條。原其去國之故。實係欲別尋債臺的。那些不知內情的。反疑他挾資而遁。豈不可哀可笑麼。

我雖生平不信讖緯虛誕之說。然而這件寶貝。說也奇怪。好像是個凶煞一般。不論何人。凡是與他有些瓜葛的。都受着他的影響。多少總有些不幸。就是如今握管記事的人。當時也爲了這件東西。致遭罷黜。其實我的手也沒有握着。不過見過一見光彩罷了。你想這樣的人。與他有何關係。然而已經受累不淺了。怪不得那些真有大關係的。要受大害了。這並不是我有意編出來的。都是屈指可數。鑿鑿有據的呢。那位製造的人。自從製成了這件寶貨。不到幾時。他家所設的極大一家珠寶鋪子。就折本倒帳。關門歇業了。這個名件。本是爲那皇后娘娘造的。後來那皇后娘娘。竟被國民綁出斬首了。其實這位娘娘。初時的名譽。却是很好的。後來不知怎樣弄壞了。出了巨價。購這披肩的。便是

法蘭西國中的一位大教主。他在羅馬教王殿下。官拜紅衣宰相之職。在法國管理全國教務。位極人臣。晉封王爵。他的權勢。遠在中國衍聖公之上呢。此公姓艾。名圖南。如此赫赫名王。竟亦以此獲罪。削職入獄。伯爵夫人范氏。當時人人都以爲卽是受授此物的紹介人。後來逃至倫敦。墜樓而死。自是以還。迄今已一百有八年。這凶物忽又無端發現出來。如放花炮一般。火星亂噴。影響所及。大抵總要受些不幸的。真可謂之一件不祥之物了。

此番尋獲的人。是個工匠杜利亞。他在宮裏工作的時候。不知怎麼找到了一只舊匣子。他用木棒擊開了。忽然看見寶光閃閃。粒粒都是精光閃亮的。他雖平生沒有瞧見過金鋼鑽石。却也知道是個值錢東西。以爲從此可以發個大財。所以就不作一聲。匿了起來。其實他當時藏在身旁。挨到放工的時候。放大膽子。由宮門出來。斷不至有人疑心。更何能有人去詰問他。搜查他呢。豈知賊膽心虛。先存下了要避人的心思。竟從樓窗洞口跳下。跳到披屋上。不意一失

跌就跌到地上。僵臥着。動也不動。還把他的頭頸折斷了。腦袋兒歪在一旁。好不可憐。那件寶貨。却掉在他的身旁。一點沒有受傷。並且閃閃爍爍。在那裏和太陽爭光呢。

無論這件珍物。是從那裏發見出來。現在既無主名。這政府裏。自然第一先要把他收收入宮。況且這休蒙宮。乃是歷史上的紀念物。古蹟之中。極有名的。又是法蘭西的國有產。所以此物既在宮中取得。更不必再問誰屬。便算政府所有了。所以一經在屍旁發見以後。立即遣一可靠武員。齎送巴黎政府。當時所派之人。乃一砲軍守備。年少老成。素所信託。故一路安然無恙。隨即交割清楚。其物雖從高樓墜下。毫末未損。不特內容無恙。其外面木匣。亦並未受傷。惟匣上鎖鑰。已均脫落。此必爲杜利亞用斧劈去。或用小刀鑿落。也未可知。因在死者身上。曾搜得刀子一柄。所以有此一疑。然而於此。亦可想見粗才的舉動了。墜落之際。匣上既無鎖鑰。不能緊閉。加之從高跌下。匣蓋自然大開。披肩亦委

於地上。故而精光閃爍。分外動人。

自從那件不祥之物送到了政府之中。那議院裏邊。一時亦復紛紛爭辯。多出了許多的議論來。有一黨人說。這是於歷史上頗有關繫的東西。所以主張留着。要送到博物院中去陳設。俾可傳之永久。有一黨人說。這種東西。留之無益。不如貨之。然而一時之間。那裏去找這一個大買主。不如一粒一粒的拆散了。照市價沽計另售。能得多少。悉數充公。庶於度支。不無小補。那第三黨人說。既然要把東西變賣了。將入款收入國庫裏去。就不應該把他拆散。一則耽擱些時。並不打緊。二則原貨出售。可得善價。所以亦主張出賣的一法。但須躉售。不要另沽。此即與第二黨的主見。畧有不同之處。其黨辯論之言。亦頗有理。據云。現在世界之中。儘多大收藏家。其人富而好奇。但須貨物辨別出來的。確是真。毫無質鼎之疑。則價值多寡。在所不計。今以吾如此精奇罕有之珍品。確鑿有據之古物。彼欲購之家。但苦不知。我若一聲號召。包管你物色之者。雲騰霧集。

而來。及至一見之下。自然要爭相羅致。復何煩公等嚶嚶過慮。而且勞其筋骨。爲之粒粒分拆呢。況且如此一件成品古寶。其間鑽石珠寶。大小粗細。分配均勻。皆極精當妥貼。倘非當時製作之人。匠心獨運。何克臻此。如今不問好歹。摧殘割裂。豈不可惜。况另沽細碎所入。未必能多過於躉賣整數。何必定欲多此一舉云云。此論一出。羣情欣喜。大都贊成。此黨遂占優勝之勢。於是就依此議而行。決定於一月之後。發交雷諾公司。當衆拍賣。雷諾公司者。乃法京最大之拍賣行。設於巴黎城中。意大利大街。與利榮銀行。相去不遠云。

且說中國販賣古玩骨董。大抵由掮客經手。其中弊竇。不堪指數。加之此種貨物。從無一定價值。故一般掮客。得以任意上下其手。然掮客亦不能獨擅其利。以門客家人之慾壑。最爲難填。而其弊乃愈不可問。故西國當衆拍賣之法。實爲至公無私之交易云。聞話休提。當時雷諾公司。既受了法蘭西政府之命令。定期於下月十三拍賣。如此一件貴重珍物。行主自然鄭重其事。不敢怠慢。先

於一月之前將詳細情形。登明報章。以便遠道外國之人。亦來躬與其盛。原來此等大買賣。亦屬百年難遇之好機會。那雷諾公司。一則爲招徠作成此項生意起見。一則爲本行名譽。可以借此格外發達。環播全球。所以幾幾乎把法國境內。大小新聞紙。都登遍了。果然。這個信息。一經宣揚出去。次日即便各處議論紛紛。不到一。二天。歐洲大陸各國新聞紙上。亦紛紛然發了許多議論雜說。統觀大意。無非稱道法政府辦理得宜。可以藉此爲國庫裏增入一項巨款。因爲巴黎地方。繁華富庶。殆爲全球各國之冠。屆時不難求一巨富之人。出其積蓄。購此瓊寶。實堪預賀云云。彼等之見地。蓋不過如是而已。然而據我輩所聞。似乎尙有較此格外重要者。彼等反而毫不提及。豈不可怪。但是仔細一想。却也難怪。因爲彼等執筆記載。不過就事論事。卽有細心之人。遇事思索。竭力體會。亦不過於事之表面。觀察一二。總難得其真相。故所論之事。文筆非不縱橫。言語非不圓滿。而按之事實。每每相去甚遠。此卽虛不逮實之弊。至於我們當

偵探的人。無論事之大小。均要從種種方面。觀察搜索。故所居之地位。如在陰裏一般。凡常人所不及知。不及察之事。我們往往預察而預知之。支那人每言陽間所不知者。陰間無不知之。今我們所操的執業。每每於暗地裏行動。眞有人出鬼沒之狀。與支那人所指之鬼無異。其實我輩亦並無異端邪法。能馭驅使鬼物。不過黨羽衆多。佈滿各處。所以消息靈通。無所不聞。凡各社會中。有一舉一動。甫經啓發。其消息已轉瞬傳至警察總局。卽有人一一爲之登載於冊。所以凡爲警務總長之人。好比是個蜘蛛。盤踞於絲網中央。外間偵探警察。男子婦女。層層密佈。四面八方。無處不有。故苟有觸其法網者。其人無不知之。卽如當日法政府。要拍賣金鋼石披肩的消息。一經流傳出去。全國上下。無不着意此事。談笑議論。亦無非將此作個話柄。這個消息呢。都是從新聞紙上傳播開來。所以新聞紙上怎樣說法。他們也無非隨聲附和着。我不是在上文已經說過了。但是此種議論。究竟是上流人發的。無非都是些冠冕說話。然而他們

下流社會裏的匪徒惡人也各自另有一種思想的。你們在明裏那裏知道。惟獨我們在暗裏的人是打聽得明明白白的。原來他們那些人恍如一羣餓鷹一般。見食便攫。如今聞得有這麼一件大寶貝。要搬出來擺到市上去拍賣。他們好不眼熱。個個眼睛裏好像噴出火來似的。恨不到時攫來。一口吞下肚去。這種人。有在本國的。也有在外國的。如今個個振翼起舞。要想飛來。翔集在巴黎城裏。乘機伺隙。口裏饜涎。都高高兒的。從半天雲裏。滴下地來。那時候。他們百計千方。不知道要擺佈下多少牢籠陷阱。使人偶一不慎。便要誤入圈套。防不勝防呢。當此之時。法政府裏。甚屬危險。須受保護。固不待言。其餘的人。也不獨是那購得此寶的人。須受格外保護。就是那些外國挾資而來。順道遊歷的。亦須加意保護。不使受累。這都是警察的專責。臨時自須處處留心。妥為照料。我輩當偵探的。尤有暗地裏保全治安的責任。在乎此等緊要關頭。真要拿出二十分精神本領來。況且我身任警務總長之職。責無旁貸。加之上官業經發

出訓令於此物拍賣限期前後。所轄境內。不得有謀殺盜竊等案。全部警察偵探之權。亦暫時統交我一人節制。並許隨意差遣。便宜行事。所以這幾天裏。倘能如天之福。太平無事。則總算我之微倖。因為無事則已。如果有事。上官惟我一人是問。他人皆不任其咎。我亦不能辭其責。亦惟有此種種原因在先。故後來鬧出了事情。政府將我黜退。我亦沒有話說。更何敢怨望呢。這不是我先已說過的麼。然而窮源竟委。這種不幸。都是從那件寶貝上來的。豈非是件不祥之物麼。

那只披肩匣子上。本來裝着一件極靈巧的鎖兒。不幸被那跌斃的匠人。打開的時候。不知怎樣硬手硬脚的弄壞了。於是特地去訪了一位極有名的鎖匠來請他修。東西却果真修好了。又配上一個鑰匙。從此就可隨意啟閉了。但是這位鎖匠。此番不幸。又來衝犯了那件兇煞。這是照例不得太平的。所以他在修理的時候。不知怎麼。他的手指。無端被一片銅皮割破了。那片銅皮。在陰濕

地方。藏了一百多年。變得很毒的了。及至到了血裏。那毒發作得就更加利害。後來送到醫院裏。醫治了許久。纔得放出來。然而一隻左臂。已被截去。醫生爲保全全體起見。不得不然。因爲保全全體。就是保全性命。但是手藝人。沒了一隻右手。你想還有何用。豈不是他的命運。壞到極處麼。

當初。鮑滿爾製成了這件披肩。他就要索十六萬磅英金的價值。東西雖好。價值未免太貴。因此沒有人敢來問鼎。就一擱擱下了好幾年。後來鮑氏不得已。自願貶價。遂以六萬四千磅。售歸艾圖南王爵。當時議明。將全價分作三次交付。後來紛紛擾擾。竟分文未曾付給。鮑氏以十六萬磅。減至六萬四千。幾乎三去其二。此數大約聊足給還五百零十六粒鑽石之原值而已。其餘珠寶玉石。以及鑲嵌之品。並製造工價之類。俱歸無着。此五百餘粒之中。有一塊極大的。殆可稱爲金鋼鑽石之王。以其不但大而光明。其式樣亦極齊整可喜。且四圍圍着一圈十七粒小鑽石。粒粒一樣大小也。有到榛子般大。都是精明透水的。

并在一處。格外的精光耀目。令人見了。好不可愛。你道我怎麼得能瞧得如此仔細。原來此物。於未經拍賣之前。上頭特地將他發下來。交我留心看管着。所以我也藉此得以飽了一頓眼福。但是那時候距十三日拍賣之期。足足約有四個禮拜。這四禮拜中。却又爲了此物。忙個不了。一天到晚。人來人往。戶限爲穿。真如山陰道上。應接不暇之概。而且這些人來的時候。總說因爲要想買他。所以先來看看樣的。其實。我想大半都是爲着希奇。故此來瞧他一瞧。長些見識。開開眼界的。然而這個差事。着實難當。何以呢。因爲我若一個個拒絕他們。不准來看。這些人中。難保不有巨商大賈。顯宦貴族。萬一因此慢待了他們。屆期都相約了。不來買他。這個干係。我如何擔當得起。倘使一個個不論姓張姓李。都儘着他們來瞧。實覺應接不暇。不勝其煩。所以祇得畧畧分別。見其人辦甚事。這也是不得已之辦法。然而往往因此要得罪於人。弄得大家不歡。偶而分別錯了人。就要受人責備。還有那些匪黨歹人。竟然無法無天。要想連

我那只保險鐵箱也一窺腦兒都偷得去。你想那種手段。好不利害。幸而防備得非常嚴密。迭連三次。都被我先時發覺了。所以挨到十三那天。居然得以安然交卸下去。沒有鬧出大笑話來。然而已是險得可以了。

拍賣時候。是預定在午後二點鐘。是日早晨。我即抖擻精神。處處偵察。步步留心。凡遇稍有可疑之處。決不輕易放鬆。所有本國著名。不守本分。敢爲非作歹之輩。我均一一派人。密爲監察。其次則所有外來異國之人。凡略有形跡可疑者。無不有人伺於其後。如影隨形。寸步不離。然而辦理情形。雖如此周至精密。我亦早知不過虛應故事。徒勞張致而已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原來此次可疑可懼之人。並不在此輩。因爲此輩之伎倆。不過善於鼠竊狗盜而止。若此種大名件。無人敢盜則已。如其有之。則其人亦必非尋常之輩。所以凡有衣服麗都。貌似貴族士紳者。最在可疑可懼之列。凡係此輩。類皆高車駟馬。舉動豪華。身居頭等客店。一切享用揮霍。與王侯貴介相埒。故伺察一切。至爲不易。不若

下級旅館。可以任便調查。而且即使偶往探詢。彼輩之護照等類。亦必預先佈置妥洽。使人無瑕可指。況乎此等人。大抵皆外國籍。我輩對之。往往束手無策。因爲偶有舉動。便欲牽入國際問題。惹起各國交涉。是以每每望而生畏。不敢多事。雖然我於十三那天。已經打定主意。不肯輕易放鬆一人。所有類此之人。已都有人暗中偵察。緊隨身後。他若終日安分。不生一些事情出來。總算是他的造化。否則無論他犯些須無關緊要之事。比如他和馬車夫爭論一句車價。我卽以彼爲違犯警律論。就有人把他捉進警察局去。總使是日拍賣場中。少一個好一個。但恐越是這種裝扮士紳的假斯文。到了這天。他倒越發要裝模作樣。做出那真正規矩士紳的模樣來。却不肯稍露一些本來面目。致使小不忍而亂大謀了。

然而凡是那天要到拍賣場中。以及畧似有意要買那件東西的人。我都代他們造了一冊題名錄。所以儘可接圖索驥。不致暗中摸索了。但是內中有幾個

人屆時並不親自到場。不過託人代辦而已。原來這拍賣的事。也要有些在行。不然人多口雜。竟要弄糊塗的。所以專有一種熟悉拍賣情形的人。代人經理一切。買成之後。畧畧取些扣用。以酬其勞。故此你若看中意了什麼東西。但須限制定了一個數目。交他買去。他自會替你一步步的加價上去。加至所限之數而止。如果相去不遠。他就替你買下。不然過了限制。還買不到。那東西自然聽別人出錢較多的買去。總之成交不成。你但在家聽信罷了。始終可以不必到場的。此次這件寶貝價值。雖非尋常物件可比。却依然有人託着他們代理的。這件事却也有些關係。因為那些代人拍買的人。都把原因一一告訴了我了。還有一件。這些人。每一禮拜之中。總要經手一二次買賣。所以辦理這事。很是熟悉在行。就是交貨交銀等事。也很秘密妥當。不必警察費心。不若那些貴人豪富。偶而到場拍買一次。必須警察爲之密爲護持。而且儘有手持貴重物件。踽踽獨行。而一面歹人之乘間要攪者。雖已埋伏路隅。彼尙營然不覺呢。

除了託人代買之數人外。通計有十六人。屆時均須親自上場。此十六人中。人皆有購此寶物之資格。如侯爵華齡亨。伯爵歐世德。二公皆自英倫而來。同爲數一數二之寶石收藏家。且均精於賞鑒。名聞各國。富甲一鄉。其次爲美洲合衆國之大富翁。家資都在百萬以上。此次渡大西洋而來者。亦有六七人。再其次。爲德意志、奧地利、俄羅斯、等國之賞鑒家。然大抵虛有其表。並無真知灼見之才。不過一知半解而已。再其次。則爲意大利、比利時、荷蘭、諸國所來者。然每國不過一人。不能多得。卽法蘭西本國。亦僅寥寥三數人而已。

你道這種調查。是從何處得來的麼。原來我們爲格外鄭重起見。預先定了一個章程。凡要到場拍買的。必須於一禮拜之前。先來乞取入場券。乞取之時。並須將其人履歷和索券之信。一併附來。所以他們的詳情。得以知得明明白白。然而幾位英美新到極有名的大祛篋家。却依然混跡其中。若使諸位貴族富翁。知道拍賣廳裏。有幾位和他們摩肩並股而坐的。乃是樑上君子。我想他們

不知要詫異到怎樣地步呢。然而我縱他們進去。却也有個緣故。一則我要親眼望着他們。瞧着到底這件披肩。被那一個人買去。二則可以使得他們放心得計。因為我雖疑着他們。如此放鬆一步。則他們就不自覺得見疑於人了。

拍賣廳外面馬路。便是意大利大街。街上都有心腹夥友。等候伺察。凡在廳內擬買此物諸人。夥友遇之街上。亦畧能認識若輩狀貌。而且我也早經與之約定。一俟拍賣收場以後。不論何人購得此物。我必隨於其人之後。一同出門。庶使夥友等人。可以一望而知。從此以後。便須緊緊跟隨於其人之後。直須俟此人安然離出了法蘭西境界。然後方可交差。否則這個千繫。總難脫離我輩之身。或者其人買得之後。即將東西交與銀行。代為收存。再不然將東西包裹好了。保了險。交給可靠的轉運公司。寄遞出去。那都可以不關我們的事了。可見我於此事業。已處處防備。處處留心。就是巴黎全班的警察。亦都刻刻當心。佈置慎密。如同網羅一般了。